

〈深刻的幸福食光〉

周語彤 110141502

一、 昭和草的樣子

鳳凰花開的時節，也是畢業的季節。既充滿令人不捨的離別，卻也同時是一個嶄新階段的大跨步。

2005 年，我考完基本學力測驗。雖然成績僅落在稍感遺憾的 PR94，無緣我心目中第一志願——俗稱小綠綠的女高，但能夠正式成為高中生這件事，仍讓我無比興奮。

開學日，我對著鏡子仔細整理好我的黃衫黑裙，背起書包，輾轉了公車、捷運淡水線、公車，終於抵達拱門造型的校門口。一入校門可見兩排椰子樹迎著風搖曳，彷彿張大雙臂熱烈歡迎著懵懂的我。

周圍兩旁更是熱鬧，擺著各種各樣的社團攤位，五彩繽紛、充滿創意的社團招生海報，吸引著我流浪的目光。攤位旁的學姊們振臂疾呼、發著一張張手繪傳單，非常熱情的介紹她們所屬社團的特色。經過一番考慮後，查覺自己的心底，對於活脫的小動物與靜雅的植物很有興趣，緩慢走近「生物研究社」後，決定加入，跟社長學姊開心地報名完，滿心期待傳說中高中生「玩社團」的時光。

第一次段考後，社長學姊宣布要舉辦這學期第一次戶外社團活動，要到不遠處的政治大學後山一邊健走樟山步道、一邊進行野外動植物探索，這個活動稱為「野外探查」。在行前需先就一些野外常出現的動植物，透過圖鑑與社團學姐們的介紹初步了解資訊，再到山林裡實地探訪與觀察。

野外探查當天是個微涼的十月下旬，我穿上防水衣與好走的運動鞋，後背包裡準備了防蚊液、輕便雨衣、營養口糧、礦泉水等等。一早就到校門口與社團成員會合，一行人搭上每幾分鐘就一班、班次頻繁的木柵方向公車，到達政大。再徐徐步行到後山的步道入口指示牌，開始跟隨學姊們的腳步進行戶外社課體驗。

政大的後山連接著樟湖步道，往上走去能到達有名的樟山寺，也是我們此行的折返點。步道平穩好走，即使毫無經驗如我，亦能夠安心的行走。

學姊交代我們，在步道內要盡可能降低音量，千萬不得使用手電筒、探照燈等，以不嚇到、影響這裡的原住民——山林中的動物、植物們為最高指導原則。

腳步極輕的跟隨著學姊，一路上，看到了圖鑑上的生物，有著夢幻藍色點綴後翼的大琉璃紋鳳蝶、遍地皆是的车前草、大心形葉片的姑婆芋等，浸潤在繽紛的山林景觀中，我自然地放低了姿態與音量。豐富的自然生態令我有如來到大觀園裡的劉姥姥，興奮的東看西看、不時駐足聆聽經驗豐富的學姊們低聲解說。

「...這個啊，據說在二次大戰期間，日軍為長期在臺灣作戰，因為這種植物好生好長，能夠充當日本軍隊的食糧，特地以飛機在臺灣上空撒播其種子。因為

當時是日本的昭和年間，所以有昭和草的名稱，又被叫做飛機草。」

我正在觀察一隻白色的小斑蝶，倏地聽到學姊指著一叢綠色植物，對著發問的同學解說。我過去一看，心裡想著：「原來這就是飛機草的樣子...」

二、阿嬤的醬拌飛機菜

「阿茹，落來食飯唷！」阿嬤對著二樓的我們家吆喝著。二年級的我放下寫作業的筆，轉頭對著還在忙碌著成衣代工的媽媽問：「媽媽，可以去找阿嬤吃飯嗎？」

「好，妳帶弟弟妹妹下去吃！」媽媽頭也不回的繼續踏著車衣服的機器。

其實這時我早已餓的神遊到美食海洋，人在書桌前寫作業卻神思不屬。而阿嬤的聲音適時的拯救了我。

我帶著弟弟、妹妹下樓去找阿嬤，她看到我們，咧開了大大的燦笑：「來，恁去桌頂食飯！」

我們熟門熟路的右轉到廚房兼飯廳，看著滿桌子的菜，阿嬤的餐桌上經常有竹筍炒肉絲，是翻很久才能找到躲起來的調皮肉絲，有當令青菜，有陳年釀造豆腐乳，還有一鍋原本是蘿蔔排骨湯，但總是被節省的阿嬤熱了又熱，每次熱都會再添了如丸子、高麗菜、加工火鍋料...等等的加料湯品。生活就在愁苦的作業，與鹹甜回甘的飯菜間徘徊，合奏出我心底悲喜的交響。

其中，一定會有的就是一道「醬拌飛機菜」，阿嬤從屋子前的田裡挽菜，然後清洗後川燙，再拌入醬油與蒜末，這道簡單的料理就完成了。

小朋友總是十個有九個不喜歡吃青菜，我們當然也不例外。但是阿嬤強烈推薦、要我們一定要試吃看看。

我不忍拂了阿嬤的意，只好試著夾一小口送進嘴巴，在嘴裡咀嚼幾下，就誇張的眼睛圓睜，左手忍不住比出一個讚---這個菜跟湯圓裡的菜(後來才知道叫做茼蒿)，味道好像啊！有一種特殊的氣味、口感清香，從此我就愛上了這道「飛機菜」。

「甘無甲飽？會使閣添一碗喔！」阿嬤看我們吃的津津有味，微揚嘴角對我們說。「免啦！我甲飽阿。」我和弟弟、妹妹異口同聲，連忙搖搖手，用生澀的閩南語回應阿嬤。也常常疑惑，怎麼阿嬤總是覺得我們的肚皮是無底洞，再多都能夠吃得完呢？

我小時候住在淡水，但不是大家熟知的熱鬧淡水河邊，而是在半山腰上。是一棟藍色的自造二層平房，好像從阿祖那時候就有了，我跟父母、弟弟、妹妹住在二樓，阿公、阿嬤和二伯一家人住在一樓。

媽媽總是在二樓一上來，四坪左右開闊空間的靠陽臺邊，成天忙著成衣代工，為了多掙點錢以餵養我們一家五口，經常忙到忘記吃飯時間已經到了。

阿嬤知道了之後，後來只要到吃飯時間，我們常常在阿嬤的吆喝下，下樓與阿嬤一起吃飯，然後吃飽後，阿嬤會要我們包一些帶回去給媽媽。

當年的阿嬤已滿頭白髮，身高僅約 150 公分左右，有著因長年勞作而挺不直的腰，育有三子三女的她，一肩扛起全家人的生計，在家裡幾乎包辦所有事情。

即使子女已經出社會獨立了，仍堅持每天天還未亮就整裝前往世代傳承的那幾甲地，耕種與挖掘竹筍放在簍子裡，扛著搭公車往來各地傳統市場，選定位後，再將邊角已捲翹、花色已褪的差不多的擺攤布鋪在地上，就開始她一上午的擺攤，偶爾累了，就拍拍地面、席地而坐休息，用一甲子歲月雕琢過的眼光，閱讀著來來往往的故事。

雖然阿嬤的日子過得辛苦，但她從來不喊苦，靜靜地揮灑屬於她的人生華軸，我總是佩服她的堅毅。小時候常常功課寫完、報備媽媽之後，我就下樓找阿嬤。

我很喜歡賴在阿嬤的身邊，聽阿嬤訴說她的人生經歷，時不時幫阿嬤捶捶背、捏捏充滿歲月痕跡的鬆垮垮肩膀。

「阿嬤，為什麼飛機草要叫做飛機草，是長在飛機上的嗎？」有一天，我天真地問。

「憨孫，毋是啦！是較早日本仔佇戰爭的彼當陣，為著欲乎佇臺灣戰爭的日本兵仔會使有物件食，對天頂開飛行機擲落來這款菜的菜子，滯臺灣大發，咱就叫伊「飛行機菜」。」阿嬤笑著對我解釋。

阿嬤是民國 25 年出生的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，她才跟我那時一樣大。我實在無法想像戰爭的殘酷與百姓的清苦，阿嬤家境不好，她常說小時候她媽媽(我未曾謀面的阿祖)，就常常叫她去幫忙採摘遍地叢生的飛機菜，來充當一家十幾口的糧食來源。阿嬤長大後，即使生活環境轉變比較沒那麼困苦了，仍然保持著時不時料理飛機菜的習慣。有一次，我細看阿嬤咀嚼著飛機菜的神情，竟然能讀出一種懷念與傷感。

阿公的日子圍繞在煙霧繚繞的房間裡，聽爸爸、叔叔、姑姑們說，阿公在他們小時候只要心情不好，就會把小孩吊起來打，連阿嬤也難逃被阿公動手的命運。

如今老了、沒力氣了，手上的菸總不離手，僅每天守著他的電視。肚子餓了叫阿嬤、需要錢的時候找阿嬤、子女出狀況的時候怪阿嬤...這些事情，阿公從不認為是他的責任。

而阿嬤總是為了一塊兩塊錢，都堅持要和老闆幾乎豁出去的殺價。阿嬤的餐桌上只有過年過節會出現一整條魚跟大塊肉，子女都已經有賺錢孝敬阿嬤了，她仍然常吃的就是醬拌飛機菜。

阿嬤說這是個好食物，營養又方便煮食。我以前經常不能明白這個道理，後來我教育實習時，沒有收入又在外縣市租屋需付房租，才好像稍稍能夠體會她。

「筱茹，繼續往前進了喔！」學姊的叫喚聲驚醒了沉浸在回憶中的我，看看手錶，我竟然已經不知不覺在昭和草前呆立了好久好久。

不知道阿嬤現在住的那邊有沒有生長飛機菜？

如今已經無牽無掛了，親愛的阿嬤，除了醬拌飛機菜外，也要記得多配點充滿蛋白質的肉類、海鮮喔！

三、笑著與哭著的母親

十幾年了，媽媽靠著成衣加工終於存到足以支付頭款的錢，帶我們舉家搬離磁磚已斑駁不堪的淡水老家二樓，在臺北縣蘆洲市(今新北市蘆洲區)買了屬於我們的公寓，告別懷舊的大家庭記憶，開始小家庭生活。

「吱呀……」家裡的大門開了，記得國小四年級的我，會放下正在轉的遙控器，快步衝到門口，搶下媽媽左手的三袋紅白塑膠袋，急切的拉開，眼裡閃亮的看著媽媽的菜市場戰利品，瞥見其中一個稍大的袋子中，靜靜躺著六棵高麗菜。

「耶！！！媽媽有買高麗菜，那今天是不是可以吃高麗菜糊？」我開心地扭動身體轉圈圈，彷彿天大的好事一般。

「妳喔，查某囡仔要注重形象！這麼不答不七(put-tap-put-tshit)，以後怎麼嫁人？」媽媽講話習慣國臺語交雜，看到我誇張的動作，忍不住噗嗤一笑。

「最近高麗菜很便宜，一顆十元、兩顆才十五元，我就多買了一點。妳想吃高麗菜糊可以，等一下媽媽就來做，不過妳已經長大了，也要過來一起幫忙喔！」

我放下手中的花袋，跑過去環著媽媽的腰，嘴角的弧線快要咧到髮際。

揉合著被媽媽認可長大的驚喜與可以吃到高麗菜糊的幸福感。

「當然沒問題！」我將右手指併攏，擺到右眉邊，做出敬禮的樣子。

媽媽笑了。

我也笑了。

我從小就隱約覺得，我家跟大部分同學的家不太一樣。

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？

大約是在我大班的時候，有一天，幼兒園芳芳老師說要舉辦校外教學，要帶我們去兒童樂園玩。

從來沒有一刻這麼期待放學，放學時，我在門口等著媽媽來接我回家。芳芳老師經過，微笑著摸摸我的頭：「我們蘋果班的筱茹，變成長頸鹿了！」我搔搔頭，難為情看著對芳芳老師，小臉蛋綻開了花。

終於被我盼到媽媽出現了。我快步跳上媽媽的機車後座，靠著可以遮風擋雨的媽媽背上，左右張望著路過的日常風景。我期待的開口：「媽媽，蘋果班要去兒童樂園校外教學耶！我可以去嗎？」

前面的媽媽，沉默了三個紅燈。

「媽媽媽媽，好不好嘛~我真的很想要去！」我拉拉媽媽的衣角，不放棄的問道。

「…回家再說。」媽媽低聲回應我，雖然媽媽背對著我，但從小感知度高的我，能看到媽媽臉上皺眉的神情。

雖然那次校外教學還是有去成，但當時的我非常的不能理解，同學的爸爸、媽媽幾乎什麼沒有考慮就讓他們去。而我的媽媽看完通知單上的費用，思考好幾

天，最後拗不過我時不時地懇切請求，才勉強同意。

大學以前的校外教學活動，有幾次我真的很想要參加，總是不放棄的對媽媽又廬、又答應要考高分或者多做家事來當交換條件，媽媽才無奈地答應讓我去。

如今回想當時的自己，忍不住想要坐上哆啦 A 夢的時光機回到過去，大力搖醒當時那個不懂事的我，為媽媽帶來多少個夜晚的煩憂。

我的爸爸其實不太適合有家庭。

爸爸彷彿完美複製了阿公的模樣，對於家庭觀非常薄弱，與阿公相比，大約只勝在他不會對我們肢體家暴。

有記憶以來，他從待工廠到混不下去，而後從事門檻相對較低的社區大樓保全業，他總是不會把有老婆、小孩，需要賺錢養家這件事當一回事，說是一年大概換十個老闆也不誇張。

爸爸之所以頻繁換工作的原因，通常跑不了值夜班半夜翹班去喝酒、賭博性電玩之類的原因，被住戶投訴物業之後，當然得承擔捲鋪蓋走路的後果。而所賺的微薄薪資也幾乎都流失在他的香菸、啤酒和賭博中。

媽媽為了照顧我跟弟弟、妹妹，用年輕時習得的成衣紡織加工技能，守在家裡接家庭代工，幾乎是獨自撐著一家五口的生計，時不時還需要幫在外頭賭博欠債的爸爸擦屁股。

媽媽的衣服總是穿了又穿，破了就再縫補，卻捨得帶我們去市場服飾店買新的衣服。買菜也總挑近中午、市場快收攤時去撿便宜，也經常選當季大量收成、價錢壓得很低的蔬菜購買。

一直到我大學、他們終於離異以前，媽媽的日子是灰色的，在她大好的青壯年年華。

我的童年記憶常常有那麼一幕，因為爸爸在外面喝得醉醺醺回家，爸媽吵架後，媽媽躲在角落偷偷抹眼淚。

媽媽哭了，我都有看到。

「筱茹，幫我去冰箱裡拿兩顆蛋。」媽媽的聲音從廚房裡傳出來。

「好，馬上來！」我立刻去冰箱拿取媽媽要的蛋，小心的捧著到廚房。

一踏進廚房，就看到廚房檯面上已經擺了幾樣材料，有一盆瀝水籃的高麗菜丁、一小碟青蔥碎、一包白白的麵粉、一小瓷碗的豬絞肉，還有一個不銹鋼大調理盆。

「這些都是高麗菜糊的材料嗎？」我問媽媽。

「對阿！」媽媽接過我遞給她的蛋。

我已經吃過好幾次媽媽做的高麗菜糊，以前我年紀比較小，媽媽都不准我在她烹飪時踏進廚房，我只有看過烹製完的成品。

終於得以看到高麗菜糊的材料，我難掩興奮、心臟怦怦跳。

「妳來練習打蛋吧！我先示範給妳看。」媽媽把一顆蛋遞給我，然後一隻手扶著不銹鋼調理盆的一邊，另一隻手將她手上的蛋。在另外一邊的邊緣敲了敲，蛋殼微微裂開，浮現一條不規則的稜線。

媽媽接著把兩隻手的大拇指，分別放在裂縫的兩側，然後微微使力分開，使微透明的蛋清和晶瑩圓潤的蛋黃，滑落在調理盆內。「來，換妳了。」

我笨拙的模仿媽媽的動作，敲完蛋殼後，用大拇指想要分開蛋殼，但手卻不自禁的微微顫抖，一個閃神，竟然連蛋殼都一起打進調理盆內。

「媽，對不起。」我低聲跟媽媽說。「沒關係啦！多練習就好了。」媽媽拿起調理盆，將裡面的蛋跟蛋殼都倒在流理臺中，然後重新讓我練習打兩顆蛋。

這次總算順利的完成我的打蛋初體驗，隨後媽媽再加入高麗菜丁(將高麗菜切成絲之後再切成丁)、絞肉、加一半份量的麵粉、一匙鹽略做調味，然後交代我把手洗乾淨，開始幫忙揉搓。

不銹鋼調理盆很大，大到足以讓我的雙手在裡面悠遊。攪動著的冰涼滑潤手感好特別，還有高麗菜丁的微刺觸感，這種感覺又新奇又好玩，好像學校裡美勞課的黏土一樣，隨我搓圓搓扁，做菜真的好有趣！

等到略為揉勻後，媽媽在旁邊再加入剩下的一半份量麵粉。「這樣麵粉比較不容易結塊！」媽媽看到我疑惑的眼神，稍做解釋。

在我和高麗菜糰生料親密接觸的同時，媽媽已走到瓦斯爐旁，拿起牆面上掛的一把大炒鍋，將一旁用瓷盆保存的炸油倒入鍋中、打開爐火。

「這樣差不多了，看起來很均勻，我的筱茹做的很棒，可以準備炸囉！」媽媽走過來，看看調理盆內的狀態說。

媽媽洗過手，將右手伸進高麗菜糰生料內，大拇指和食指碰在一起，圍成一個「O」字形，再離開盆內。媽媽的大拇指和食指上面變出了一粒橄欖球似的生料小球，再輕放在灑滿薄薄麵粉的盤中。媽媽示範完畢後，指派我接續捏塑生料小球的工作，完成後擺在盤子裡，需要盡量隔開、避免兩兩相黏。

接著媽媽用左手沾取一個米粒大小的生料，動作輕柔的投入油鍋內。油鍋內的一小點生料立刻浮上油面，鍋子的底部和邊緣也冒出了無數細小的泡泡。

媽媽告訴我：「剛剛放那一點點生料，是為了測試油鍋溫度油沒有到達適合的溫度，浮起來表示已經夠熱了，可以炸囉！」

我繼續捏塑生料小球，等到把盤子排的差不多滿了，媽媽就會把它們拿去油炸，再把空盤子放回我面前，讓我繼續盛裝。

媽媽也沒閒著，生料下鍋後約一、兩分鐘、油鍋裡的高麗菜糰略為定型之後，需要將它們翻面。

接著小心翼翼地觀察鍋中的情形，視上色狀態決定翻面頻率，直到呈現金黃色就可以起鍋了。

在媽媽翻第一批高麗菜糰的剎那，混和著花生油與高麗菜糰交會、碰撞出濃郁香氣，鋪天蓋地、強勢的從我的鼻腔侵襲，攻佔著我的每一個細胞。

真是太折磨人了！

饞的我不斷吞嚥肆意奔放的唾液。我的鼻翼動了動，貪婪地將香味打包進我的記憶。

突然覺得自己像極了隔壁志雄家的狗狗小黑，我忍不住掩嘴偷笑。

志雄倒狗食到狗狗盆子裡時，小黑也像我現在這模樣。

隨著不銹鋼調理盆的見底，方才還在油鍋游泳的三批高麗菜糊，離開媽媽的篩網後，通通約好在深盤裡，團結成一座小小山丘。

「開動囉！」我舉著筷子歡快地說。

茶几上的一粒粒小球，在客廳溫暖的黃光映照下，閃耀著勾人食慾的金黃色澤。我夾起一粒，顧不得剛起鍋的燙口，一口咬下。

滋！我的口中噴濺出鮮香的汁液，舌尖也略感灼燙，我反射的把高麗菜糊退出嘴巴，對它吹了幾口氣、使它略為降溫後，又忙不迭的再次送進嘴巴。

「慢慢吃，高麗菜糊又不會長腳跑走！」媽媽看到我這饞鬼的小模樣，搖搖頭提醒我，但嘴角的笑意猶如春天盛開的花。

許多年以後，當我自己主要掌廚給先生享用後，我才明白，看到親愛的家人喜歡吃自己做的菜，能帶給做菜的人多麼大的滿足與幸福。

「喀滋、喀滋~~這也太好吃了吧！」我一口接一口的咀嚼著，剛出爐的高麗菜糊最美味了，吃起來極為酥脆又溫熱，令我完全無法抗拒。

「媽媽妳也快來吃，趁熱吃比較好吃喔！」我嘴裡猶有半粒高麗菜糊，囫圇的對含笑看著我的媽媽說。

「好，我們一起吃。」媽媽也舉起筷子。

我笑了。

媽媽也笑了。

四、趁我都還記得

打開錢包，裡面躺著幾枚銅板，加起來大約五十元左右。我輕輕地嘆了一口氣，苦笑著想：「好吧，至少還可以吃碗滷肉飯。」

好不容易大學畢業了，滿懷熱情想要當老師的我，必須先經歷半年制教育實習這一關，才能取得去考教師檢定的資格。實習期間不僅沒有任何薪水或津貼，還得向學校的師培中心繳交教育實習指導費用五千多元。我一邊喟嘆真是個不人性的設計，一邊還是得接受這個安排。

倏地，阿嬤跟媽媽的模樣浮現在我眼前，阿嬤的飛機草、媽媽的高麗菜，烙印在我內心深處，對我而言代表什麼？過往是一道寡淡，無須添加顏色，卻直擊心靈的料理。

她們雖然都所遇非良人，但卻不就此認命，並且努力的把她們的所剩無幾的溫暖，映照在我們這些晚輩身上。

我要傳承她們的精神，即使可能經歷風雨，但毋需恐懼害怕，我的信念能在人生的路途上發出無懼的光芒。

要繼續往前進了，趁你們都還在我身邊，趁一切都還未消散。